

麥格夫：福音派在二十一世紀的前景與挑戰（中譯）

今日的主題是福音派在二十一世紀的展望，這是一個重要而又令人雀躍的題目。除了探討這個課題外，亦會探討我們目前的挑戰。

我的講演將會分三部分：（1）首先是探討福音派何以這麼吸引，這將有助我們前瞻二十一世紀的神學課題；（2）福音派現今面對的挑戰；（3）福音派於二十一世紀所面對的挑戰。

一、福音派成功的原因

某程度而言，這樣問是非常危險的。如何衡量一件事成功呢？無疑，福音派人數不斷增加，但這是否成功呢？從某一角度來說，這是成功的。然而，福音派也有隱憂，福音派運動雖然受歡迎，但也有可能失去其本分，例如，可能會不再強調作門徒的代價，或只將福音演繹為個人的改變及更新。我們需要提醒自己，十字架的真理是受苦及恥辱的象徵，是基督教的中心。福音要求我們背起十字架跟從基督。福音派之所以成功，正正因為忠於十字架的真理。我要從兩方面來引證這個論點：

第一方面，福音派是正統的基督教，福音派的基本信仰內容與傳統基督教的中心信仰相同。很多福音派的作者強調，福音派信仰是正統基督教的基本信仰，福音派與其他基督教教派的分別，主要在於福音派強調聖經的權威，這不單是神學立場，也是個人委身。

福音派特別強調基督受死的意義，也特別強調個人的改變，及傳福音的重要。在六十年代，正統的基督教受到多方面質疑，很多新派（自由派）學者認為福音派需要改變，才能適切這個世紀。當時的想法是傳統、歷史的基督教已失去適切性，因此有重新為信仰定義的壓力，甚至將福音的內容改變來適切時代的要求，但福音派極力抗拒這個試探。福音派認為不一定需要將信仰內容適切化。因為基督教本身具有吸引力，我們的工作是去確保其他人明白其吸引力。很多主流教會回顧六十年代新派（自由派）的實驗，發現他們是走錯路。這一點正是福音派的強項，福音派認為信仰本身已包含神所賜下的適切性及吸引力。我們的責任是揭開其適切性及吸引力，讓人知道。

第二面，福音派強調傳福音的重要。瑞士神學家卜仁納(Emil Brunner)曾經這樣說，教會是靠傳福音的使命而生存，正如一把火要繼續燃燒才有生命。傳福音是與教會的身分緊扣著的，對福音派來說，傳福音是將福音的本質彰顯出來。因為福音既是如此適切，我們就要把它發掘出來並向其他人宣講。

在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穌以名貴的珍珠來比喻福音，這顆珍珠是非常貴重及有吸引力，得著這珍珠比得到任何寶物更好，而福音派認為福音是非常可貴的，能改變人的生命。我們必須強調，我們不能務求福音更具吸引力而改動其內容。對福音派來說，新派（自由派）的實驗就是將福音內容改變以致其更具適切性。但改變福音內容，就是將福音貶值。

為何福音派更具吸引力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福音本身很吸引人，而福音派堅決要向每一個世代宣講，及讓人們發現福音的吸引力及適切性。

為何福音派強調傳福音？

因為我們知道耶穌基督與福音是非常寶貴的，以致我們不能單單自己享受。每一個人都願意將福音與家人及朋友分享。福音既是如此寶貴，若單單據為己有，實在是自私的行為。因此，要宣講福音，以致改變其他人的生命，讓他們有盼望及生存的意義。

就福音派的成功，我提出的答案可謂沒有創意。其實並非福音派有吸引力，而是福音派所堅持要傳開的福音具有吸引力。福音派的成功直接由於福音派讓福音自己彰顯其信仰。前瞻二十一世紀福音派的前途，我認為福音派過去的成功是因忠於福音，未來的成功也應如此。

關於福音派在現時及下一世紀的挑戰，剛才提到吸引力的問題，同樣是未來的挑戰。福音派的成功可能會導致我們自滿，我認為我們要經常反省自己是否忠於福音，是否忠心及有效地傳講福音，不容有一刻自滿。

關於未來的挑戰，有兩個層面：（1）來自自己、內部的挑戰，這是真正的挑戰；及（2）外來的挑戰。

第一個內部挑戰就是我們應如何處理福音派運動的內部分歧。例如在英國的福音派，浸信會及聖公會在某些問題上有一些友善的分歧，這些分歧雖然不是紛爭的源頭，但若處理不當，就可能引致嚴重紛爭。

我最近為巴刻寫了一本傳記，回顧福音派在1967年爆發的一次嚴重的意見分歧，當時的爭議是福音派應否在個別宗派內等待改革，抑或是離開自己的宗派另起爐灶，英國的福音派因此分裂為兩派近二十年，鍾馬田主張離開自己的宗派，史托得及巴刻則主張留在宗派內，嘗試進行內部改革。現時雙方的緊張局面已緩和，福音派人士仍然為此有分歧，但他們已懂得虔誠及友善地處理這些分歧。因此互相體諒是很重要的，要聽取對方意見，更重要是為對方代禱。

第二方面的內部挑戰是個人崇拜。這個情況往往出現於一些領袖容許其他人將自己過分抬舉。

有人認為這是比較近期的現象，有人則歸咎於電視佈道家的財政問題及傳媒過分渲染的影響，這是非常危險的情況。很多福音派領袖發現自己已陷於試探之中，他們渴望被仰慕、別人聽命於自己及得到非常多的尊重，而更大的危機是令會眾信任他們過於相信神，他們寧願會眾相信他們對聖經的解釋，也不願會眾親自讀聖經。這種危機已經減退了，很多福音派的領袖已學懂謙卑及負責，很多福音派平信徒亦對自己的信仰有更多信心，以致懂得對抗一旦興起的個人崇拜之風，例如葛培理是一個非常謙卑的模範，他避開一切個人崇拜。

現時福音派要警覺的危機在於很多信徒對領袖失去信心，而且因而對福音失去信心，因此福音派領袖要謙卑，並對所牧養的信徒予以最大的愛與尊重。

第二世紀時，羅馬一間教會發生這樣一件事：教會的領袖為羅蘭士，羅馬皇帝得悉該教會非常富裕，皇帝召見羅蘭士，並命令他將教會的財富交出來。翌日，羅蘭士帶同四位會友見皇帝，並對皇帝說：「這就是教會的寶貴產業。」皇帝當然不高興，羅蘭士後來為此殉道。羅蘭士是對的，信徒就是教會的寶貴產業，我們在神面前是最寶貴的資產，每一個人對神都是無價之寶，福音派領袖必須謹記所牧養的群羊是何等重要，這樣就可以避免對領袖個人崇拜。

至於福音派外來的挑戰：

西方福音派有來自宗教多元化的挑戰。在報章及電視節目中經常有類似以下的說話：「所有宗教都導人歸向神。」「這句話對你可能是真實的，但對我卻不是。」我們需提防這類說話所反映的文化價值觀。

「所有宗教都導人歸向神」這句話，其含義是所有宗教都有效，而不管你怎樣選擇也無相干，這尤如另一個慣常被人使用的比喻：山上所有的路徑都引向同一山峰，縱使路徑不同。這是一個真實的挑戰，挑戰基督教福音的獨特性，挑戰耶穌基督是我們救主的獨特性，我們要針對這種文化假設的根本來應付。

首先，我們要強調，並非所有宗教都相信有神，並非殊途同歸。其次，我們要挑戰山峰的比喻。我們可以用迷宮的比喻來對付，迷宮內有很多路，但只有一條是出路。我們必須強調基督教福音、救主及關乎救贖的獨特性。除了耶穌以外，別無其他的名叫人得救；除了基督，無人從死裡復活，無人可以除去我們的罪，無人予我們永生的盼望，因此我們要有兩方面的堅持：（1）基督教福音的獨特性；（2）福音獨特的力量可以改變人及讓人在絕望中得到盼望。

另一種在西方文化中經常被提及的觀念，就是真理乃個人及私下的事情，而非關乎眾人，進一步推展，就是各人有自己的真理標準，所以一些事情對某人有說服力，對其他人卻不然，這觀念在年青人中尤為普遍。雖然這種觀念很有影響力，但卻站不住腳，完全漠視證據。例如我宣稱大部分香港人都是說德語，就算我信以為真，我仍然是錯。若我自以為是，只不過表明我的真理標準是錯的。我們需要強調有一個公開的真理標準，我很欣賞紐比金 (Leslie Newbigin) 這位作家，尤其欣賞其著作《在多元文化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Culture*)，作者在書中挑戰大家重新發現基督教真理的公眾性。

我們需要提出我們的信仰有卓越、歷史及智慧的基礎，我們要宣講基督復活的歷史性，要強調福音所帶來的個人改變。簡言之，我們要堅持福音的真實及適切性。

福音派其中一個的成功原因是將福音置於首位，福音既適切也真確，是可信的，今日有很多吸引人的哲學，但卻是基於錯誤的根基。

福音能改變我們的生命，我們也充滿情感地相信這是真確的，但我們仍要處理福音的適切性，我們誤以為福音的適切是不講自明的，我們應向受眾解說清楚，解釋基督教為何這樣美好及令人雀躍，這正是令人非常興奮及強大的挑戰，每個人要將自己當作使人信主的催化劑，或將自己當作一道開啟的門，引領人發現福音的奇妙。我們要明白每個人都有一個特殊的角色去領人歸主——我們是令其他人活得更精采的一位。

在英國，我們對自己的家譜很有興趣，追溯自己的祖先家世。大家可曾想到自己原來有一個屬靈的家譜：你是因為別人的引領才信主，這個人又是因為另一個人的引領而信主，若追溯下去，就是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由這個使命開始，一個接一個的信徒，至終與你接連起來，這是否一個令人振奮及富挑戰的想法，想到誰人領你歸主。福音派經常強調個人悔改認罪、相信主及個人佈道，所以想到我們可以領人歸主，實在令人振奮，也提醒我們在面對困難時要倚靠神。

關於將來要面對的問題：

第一，就是西方文化對基督教的影響。我來自西方，我無須為此致歉，這是事實，而西方歷史有成功、也有失敗之處。下一世紀要思索的問題，是如何確保西方形式的基督教不會破壞亞洲的基督教。亞洲的福音派人士無須理會美國、英國福音派人士的想法，關鍵在於返回聖經，並將聖經應用於自己的處境，因為惟有你明白、知道及愛這個地方。韋爾斯 (David F. Wells) 說：「神學的責任是去發現神在聖經及藉聖經所說的話，將其本色化，而福音是有需要先經過非處境化，從而發掘其超越環境、文化的價值，然後重新在不同文化、處境中應用。」

意思是我們今日要重新讀聖經，並找出聖經的真理，然後應用。馬丁路得及加爾文的說話可能對我們有幫助，但他們始終是在過去的時空應用聖經，他們的應用未必完全適用於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所以亞洲福音派人士有一個挑戰，就是將聖經與自己的處境關連起來，無須走到英國、美國去問別人的意見。可能有很多人對你說，基督教是由西方輸入，你可以對抗的辦法就是表明基督教對你是真確的。

我們要前瞻未來，並為未來建設遠象。福音派向來成功地將福音清楚地向別人說明其適切性，及一向成功地傳福音，我們並不是要停止，而要更努力。此外，我們也要在其他方面做得出色，就是加強平信徒的神學教育。

在上一世紀的德國，保守派基督徒陣營取得政治優勢，兩位具領導地位的德國自由派神學家立敕爾(Albrecht Ritschl)及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對當前形勢感到憂慮，立敕爾就忠告哈納克說，不要擔心政治問題，只要專心寫作，就可改變人的思想，長遠來說，這些著作就會發揮決定作用。直至第一次大戰，德國自由派神學的成功告訴我們，立敕爾的忠告是對的。要長遠成功，就要向新一代的思想下功夫。這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如何影響下一代？如何教育平信徒基督教的思想模式？諾爾(Mark Noll)所寫的一本書《福音派思想的醜惡》(*The Scandal of Evangelical Mind*)指出，福音派信徒不能將信仰與生活結連。這就是教育的問題。香港有出色的神學院訓練傳道人，但宗教改革提醒我們，平信徒的角色非常重要。

如何令福音派平信徒對信仰有充分的認識？如何建立其信仰？如何令他們看到神在他們身上的異象，好讓他們在生活的不同層面見證神？我們要認定，每個人在神面前都很重要，神要在我們身上做很多工作，也要透過我們做很多工作。

要如何深化你的信仰，以致你能夠廣傳信仰？二十一世紀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就是如何讓平信徒及傳道人提供神學教育。

最後一點是關於社會參與。福音對個人及社會都是好消息，有一些福音派人士主張傳福音是令個人改變。我要強調該論點是整全及重要的。任何人傳福音若不是強調福音對個人改變的能力及奇妙，這種做法是有缺憾的。但若忠於福音，就要指出福音對社會也是好消息。過去，十八世紀時，福音派曾積極參與廢除奴隸制度。今日，福音派卻擔心社會參與，因為他們害怕社會參與會將福音對個人的適切性遞減。我尊重這個意見，但我們不能只顧及福音改變自己朋友的生命，而忽略福音對社會的影響。

總結而論，我預料福音派在下一世紀的發展繼續蓬勃。但我們絕不能自滿，過去我們有任何成功，全因為有人對福音忠心。福音派將來的前景完全視乎我們的忠心程度。

我鼓勵你積極面對將來，但在坐每一位要問自己如何促進這個前景？神又要我們做甚麼，以致神的國度向前發展呢？我們不可將此責任交給其他人，而是每個人都要參與，發揮獨特影響力。我鼓勵你在離開前都問自己這個問題：我該做甚麼？我要為甚麼事祈禱？神要透過我做甚麼？最後，傳福音是重要的，因為讓其他人相信基督，但傳福音也可深化個人的信仰。傳福音就是因為自己所信的是寶貴，因此就向親友傳講，這樣也就有助我們反省。我們有沒有首先發現福音的可貴，然後傳福音呢？讓我們謹記福音在亞洲有很多影響力，並對神有信心。

蔡揚眉 譯